

第二十六回 惠能作偈  
打起鼓板弦緊跟  
書接上回續下文  
盧惠能一番智慧言論  
張日用不由得猛驚心  
見惠能清淨莊嚴神威震  
動止安詳氣質超群  
張日用看罷好興奮  
急慌忙抱拳又躬身

惠能說的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也有無智之時的精闢言論，竟使張日用對他刮目相看，甘願代筆替他書偈。「盧行者，請你敘述心偈，張某代你書寫。」「多謝仁兄，我的偈頌是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』。」意思是說佛果菩提無形無相，本來就沒有一法可得，哪有什麼菩提樹；智光明徹，空無所礙，本來就是非色非聲，哪有什麼明鏡台；法身清淨，猶如虛空，本來就是不生不滅，無修無證，哪裡來的煩惱可斷，塵埃可惹。這真是「遍觀虛空無一事，涅槃生死絕安排」，圓桃桃，赤灑灑，寸絲不掛，一塵不染，到這裡翻過身來，真所謂三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，十方剎土，自他不隔於毫端。

盧惠能深明般若真空，悟徹一心本源，所以竟寫出這樣一首遠塵離垢，絕相超宗的偈語，也是震驚世界佛壇的千古佳偈，著名的禪詩，把修道人的超然風範展示出來。神秀的心偈與惠能的心偈來對比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語。神秀認為人人都具有佛性，如鏡有明性

一樣，只是被煩惱等塵垢污染覆蓋，如鏡有灰塵，所以要時時拂拭，不斷修習，成佛才有可能。他主張息妄修心，循序漸近，這是漸修方法。而惠能卻不執著相，他認為萬法本空，本來就是虛幻，沒有一物，哪裡來的灰塵？也就是自性、佛性本來即清淨，無垢無染，哪裡還會有什麼塵埃？既然如此，又何須用漸修的功夫去擦拭塵埃？而只要能頓了徹悟，見自本性，識自本心，即可成佛，因此他主張頓悟。

要知道，語言是思想的外衣，沒有深化的思想就沒有深化的語言，沒有解放的思想也就沒有天馬行空的話題，什麼樣的思想境界就說什麼樣的話。神秀是在修行位中，他還沒有解脫，所以他說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，說的全是悟前的修行次第。而惠能是個開悟之人，心在悟境裡，因此他說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說的全是悟後的實證，惠能的境界要比神秀高得多了。但從修行角度說，神秀之偈也不應忽視，因為頓悟是漸修的昇華。你沒有漸修，你腦子胡七亂八的，你怎麼悟得起來？所以，漸修對初學太重要了，因「時時勤拂拭」乃反省功夫，初發心的人時時掃除自己思想、行為上的塵埃很有必要。

中下根性的人，神秀的偈是最好的指導，那叫鈍根斷惡修善，讓你漸修。而惠能的偈只有上上根人才能得益，那叫利根直探心源，讓你頓悟。古人云，理雖頓悟，事須漸修，千萬不可偏執一邊，或泥於事相，或落於虛無，不有漸何以顯頓？悟後漸修更有從容保任之功。神秀的觀點，就像古人說的「百尺竿頭坐的人，雖然得法未為真」，而惠能的見解也正是「百尺竿頭重進步，十方剎土現全身」。有位古德講，執事而迷理，不虛入品之功，執理而廢事，反受落空之禍。像惠能，他是個上根大智頓悟頓證之人，才可行這過

量之事，他是人間奇才，千古難遇。要是一般初發心的凡夫，一定要事理雙融，解行並進。可千萬別不知深淺，光想著惠能那頓悟，忘了神秀的漸修，您萬一沒那智慧，悟出神經病怎麼辦？人家惠能也不擔責任。

單說張日用將惠能的心偈工工整整大書於壁上，又給惠能念了一遍。惠能一聽所書無誤，當即衝張日用抱拳相謝：「多謝仁兄代勞。」張日用對惠能佩服得五體投地：「盧行者，你這首心偈超脫不羈，空無所礙，倘若日後得法，可別忘了先來度我！」這張日用挺虔誠，還讓惠能得法先度他，要我說，不度他他都夠合適了。你想，這麼著名的詩句，竟通過他的手筆給寫出來，隨著《六祖壇經》的廣泛流通，這首詩的千古傳頌，他張日用也美名流芳千古了。不花廣告費、不上稅，永遠出了大名，多便宜，這好事上哪找去！這也得說他跟惠能有深厚的因緣。他這官場上的文人才子對惠能這一注目一恭敬，那其他人也對惠能刮目相看了。有的人立即去稟報五祖，五祖一聽心中暗喜，心說，盧惠能果然前來作偈了，我先看看他的心偈如何，再作定奪。想至此，五祖大師立即來到偈頌前。眾僧一看五祖法駕來此，急忙閃道，讓五祖上前觀偈，他們好聽聽五祖觀偈之後是如何評說。五祖大師來到偈頌前注目一看，又驚又喜。

五祖他抬頭用目睽  
不由得暗暗喜心扉  
盧惠能果然不是凡俗輩  
見地高妙絕倫證到無為  
年紀輕輕有如此大智慧  
真乃是法門龍象人中魁  
可惜我座下徒眾千餘位

無有人能夠與他爭光輝  
看起來六祖之位他最配  
禪宗正需他來光大門楣  
真擔心他不知藏鋒隱銳  
公開作偈恐怕要吃大虧

五祖大師看完了偈頌又驚又喜，喜的是，盧惠能果然是法門龍象，見地超凡脫塵，斷非一般禪修者所能望其項背，本門衣法從此有了傳人，自己心願可了；驚的是，他竟在眾目睽睽之下公開作偈，萬一被人窺破玄機，他可就要有障礙了，弄不好還要大禍臨頭。想至此，他眼望偈頌搖頭不已：「此偈根本沒有見性，不如塗掉，以免眾人受迷。」五祖說完，脫下一隻僧鞋，唰唰唰把偈頌全給擦掉。惠能一驚，心說我的偈頌不會錯！明白了，其實五祖擦偈除了有意保護惠能之外，還暗示著連此「無」也抹去了才能見自性！《大智度論》云「有無二見，皆屬此岸，二執俱空，始達彼岸」。

五祖擦完了詩偈，連看都沒看惠能一眼便轉身走了。眾僧一看五祖走了，望著惠能可就議論開了，「怎麼樣，我說那獾獠是瞎編胡瞞吧！一個大字不識的南蠻也敢妄議大道，連一燈都沒點亮的井底之蛙，也敢提這千燈萬火的場面，這是小賊罵大盜，胡說八道。」「可不是，他還說『本來無一物』，我看他好像沒心肝。」「要我說，他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也不看看自己飛多高蹦多遠，還竟想那高口味。」有幾個年輕氣盛的青年武僧更是怒不可遏：「你這獾獠，公開跟我們出家人作對。秀上座說菩提有樹，你偏說菩提無樹，秀上座說明鏡是台，你偏說明鏡非台，你這不是誠心跟我們出家人作對嗎？告訴你，不敬僧寶罪業深重。去，快去劈柴舂米，積點功德，免得死後墮無間地獄。去去去！」

這惠能是真不一般，面對眾人的如此羞辱、譏諷，若無其事。

古人云「能覺他人之詐，不形於言，受人之辱，無動於色，道成近矣！」當糾紛發生時，有修養的人有這麼三種情況：下根人能忍住不發，中根人像吃東西一樣，吃到肚子就消化，上根人心如止水，你沾不著他，那他是無所於忍。惠能就是無所於忍，他真正達到不被境界所轉，不被八風所動，真正達到在稱讚、譏諷、苦惱、快樂、利益、衰敗、毀謗、榮譽面前都不動心，這可是一般人所達不到的定力功夫。

往往有些修行人，稍有一點進步，就認為自己八風吹不動，定力非凡了。可是真要遇著一風，都能把他吹個大跟斗。這一般的修士咱不說，就說那精通佛理，熱衷於參禪的佛門信士宋代大文豪蘇軾蘇東坡，就曾有過這種情況。他本來禪定功夫還不夠，可他自覺得定力非凡。有這麼一天他心血來潮，就寫了一首詩，說「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。他以為自己心地清淨，開悟了，把這首詩交給侍者，送過江送到佛印禪師的金山寺，讓佛印禪師給他印證。佛印禪師提筆就在上邊寫了一行話，「放屁，放屁，放屁」，交給侍者帶回。蘇東坡一看火高萬丈，氣焰千尋：「豈有此理，我這明明是開悟的詩偈，他卻說是放屁。」

蘇東坡一怒之下，過江去找佛印禪師算帳。可是他剛剛來到山門前，就見那山門上貼著一幅嶄新的大字，上寫「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風吹不動，一屁過江南」。蘇東坡還沒能反應過來怎麼回事，就見佛印禪師一路大笑走出山門：「好一個八風吹不動的蘇大學士，竟被一陣『屁風』吹過江來，歡迎！歡迎！」蘇東坡一聽羞愧難當，知道自己定力還不夠。不過這是我舉的例子，在盧惠能那個時候還沒有這件事。你想，惠能是唐朝的人，蘇東坡是宋朝的人，這事還發生在惠能之後多少年。這就是說，像蘇東坡這樣光紙上談兵、舌上行事不行，修行人切忌言過其行，甚至言而不行。

人家輕輕一撥搨，你這爐火又起焰，那怎麼行？必須要像盧惠能那樣，真正證得八風吹不動的境界，不被境界所轉，不被外在的事物動了心。

單說惠能，面對眾人的羞辱、譏諷若無其事，因為他明白五祖擦斛的真實用意，他知道五祖大師一定在近日內前來相見於他。